



爱尔兰日记

[德] 海因里希·伯尔 著
舒 柱 英 兰 译

漓江出版社



爱尔兰日记

[德] 海因里希·伯尔
舒 柱 英 兰

著
译

漓江出版社

310711
(桂)新登字03号

爱尔兰日记

〔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舒柱 英兰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77,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册

ISBN 7—5407—0906—0 / I · 644

定价: 3.35元

有这样一个爱尔兰：谁到那里去而没有发现它，不能要求作者来弥补。

我将这本小书献给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人：卡尔·科伦。

——海因里希·伯尔



Library of Famous Writers

目 次

一	抵达（之一）.....	（ 1 ）
二	抵达（之二）.....	（ 9 ）
三	为米哈依尔·奥尼尔的灵魂祈祷	（ 17 ）
四	梅奥——上帝保佑.....	（ 27 ）
五	一个居民点的骨架.....	（ 39 ）
六	门诊的政治牙医.....	（ 47 ）
七	一个爱尔兰城市的肖像.....	（ 54 ）
八	当上帝创造时间的时候.....	（ 70 ）
九	观看爱尔兰的雨.....	（ 78 ）
十	世界上最美的一双脚.....	（ 83 ）

十一	公爵大街上死去的印第安人……	(98)
十二	望着火……	(106)
十三	如果赛莫斯要喝一杯……	(111)
十四	D 太太的第九个孩子……	(118)
十五	对欧洲神话的小小贡献……	(126)
十六	看不到天鹅……	(134)
十七	习惯说法……	(143)
十八	别离……	(148)
别了, 爱尔兰……		(157)
译后记……		(167)

一 抵达（之一）

当我登上了轮船甲板之后，便看到、听到和闻到，我已经跨越过了一条边界。我曾经看到过英国可爱的一部分：肯特，田园牧歌式的风光；而地貌学上的一个奇迹——伦敦，我仅仅一掠而过；后来我又看到过英国的晦暗的一部分：利物浦。然而，在此时此地的轮船上，英国到了尽头。这里已经散发出泥炭的气味，从甲板和酒吧里已经传出喉音浓重的凯尔特^①语。欧洲的社会秩序在这里已经容纳了另外的形态：贫穷在这里已不仅“不再是耻辱”，而是既非光彩也非耻辱：它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依

① 古日耳曼民族之一，最初生活在德国西南部，后迁到历史上的高卢和大不列颠岛，即现在的爱尔兰、苏格兰等地。

据——同富有一样无足轻重；衣服上的烫褶线失去了它的锋利，而保险别针，古老的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启蒙物，又重新理直气壮起来；凡是原来裁缝装了钮扣，让它像个句号发挥作用的地方，现在都有别针像个逗号一样悬挂在那里，作为一种即兴产物的标志，别针现在促使曾被钮扣阻断了的褶皱贯通和延伸。我还发现，别针也被用作价格标签的吊钩，用作裤子背带的延长带，用作袖口钮扣的替代物，最后还被用来作为武器：一个小伙子用它刺一个男子汉的臀部：小伙子先是一愣，接着吓了一跳，因为那个男子汉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后来，小伙子用食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以断定他是否还活着。他还活着，笑着拍了一下小伙子的肩头。

一条越来越长的长蛇阵排在售货窗口前，那里正以便宜的价格大量出售西欧的珍品——茶叶；似乎爱尔兰人正在奋力争取，无论如何也要保持住他们刚刚超过英国而绝不肯放弃的世界纪录：在爱尔兰，每人每年几乎要消耗十磅茶叶，每年必有满满一小游泳池的茶水流过每个爱尔兰人的喉咙。

当我夹在这长蛇阵中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我有充足的时间回忆爱尔兰的其他一些世界纪录：这个小小的国家并不仅仅在喝茶一项上保持着世界纪录，作为第二项纪录的是牧师的增长数（科隆主教辖区每年必须给差不多上千人授予教职，才能够同爱尔兰的一个小小教区竞争）；爱尔兰保持的第三项世界纪录是看电影（又一次刚刚超过了英国——多少共性存在于一切对立的事物中！）；最后，第四项是意味深长的，我不敢声称它与前三项处于因果关联之中：在爱尔兰，自杀的人数是我们地球上最少的。此外，还有喝威士忌和吸烟的纪录未作调查。但是，即使在这些项目上，这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土地面积只有巴伐利亚^① 那么大而人口却少于它，人口仅仅介于埃森和多特蒙德^② 之间的小小国家也遥遥领先。

午夜时分，轮船缓缓向广阔的海面推进，人站在西风中冷得打颤，于是，走进去喝一杯茶。后来，又在上面的酒吧里喝一杯威士忌，

① 联邦德国南部最大的州。

② 联邦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两个重要城市。

那里仍响着喉音浓重的凯尔特话，不过，仅仅是从一个爱尔兰人的喉咙里发出来。在酒吧的门厅里，修女们像一只只大家禽一样舒适暖和地蜷缩在她们的披巾下，蜷缩在她们长长的僧袍下，准备过夜了，但手里还拽着长长的念珠串，就像一只小艇划开去时人们拽着粗缆绳一样。怀里抱着婴儿站在酒吧柜台前的一个青年男子，要喝第五杯啤酒时遭到拒绝，侍者还从他身边手牵一个两岁小姑娘的妻子手里拿掉了杯子，没有再给她斟酒。酒吧里渐渐空了，带喉音的凯尔特话也听不到了，修女们在瞌睡中轻轻点着头；其中有一个修女忘记拢好她的念珠串，圆滚滚的珠子随着轮船的摆动在地板上滚来滚去；那对无法继续饮酒的夫妇，胳膊上抱着他们的孩子，蹒跚地走过我的面前，朝小城堡一般堆着箱子和行李的角落晃去：那里睡着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分别偎在祖母身子两边。祖母那黑色的披巾似乎在为三个人提供着温暖。婴儿和两岁的小姐姐被放进一只衣筐并盖好了被子，然后，做父母的便双双静悄悄地爬到两口箱子中间，紧紧搂在一起，丈夫苍白而修长的手拉过一件雨衣，把它像撑帐篷一样

罩在两口子身上。静谧，只有箱子上的锁伴随轮船行进的节奏轻轻地喀哒着。

我先前忘记了为自己找妥一个过夜的位置，现在只好跨过大腿、提包和箱子。几支烟头的火苗闪烁在黑暗中，我听到轻声耳语中的片言只句：“康尼马拉^①……没有机会……伦敦的女招待。”我挤进救生艇和救生圈中间。但是，西风刺人，潮湿。我又立起身来，在这艘与其说是归家还不如说是离乡出走的轮船上踱步。大腿，闪亮的烟头，耳语中的片言只字——最后，一位牧师用力拉住我的大衣角，微笑着邀请我坐到他身旁；我躺下身子打算入睡了，但是，在牧师的右侧，从一件暗绿色睡袋中传来一个柔和而清晰的嗓音：“不要，神父，不，不……想起爱尔兰太让人伤心了。我每年都要到那里去，我的祖母还活着。您知道戈尔韦伯爵领地^②吗？”

“不知道。”牧师轻声答道。

“康尼马拉呢？”

“不知道。”

“您可真应当去那儿看看。您别忘了，回

①、② 爱尔兰地名。

来路过都柏林港口的时候留心一下，看看从爱尔兰出口的都是些什么货：孩子和牧师，修女和饼干，威士忌和马，啤酒和狗……”

“我的孩子，”牧师轻声说，“你不该把这些连在一起讲。”

暗绿色的睡袋下又划着了一根火柴，在这几秒钟里，可以看到一个线条分明的身影。

“我不信上帝，”柔和而清晰的嗓音说，“不信，我信它干什么——那么，为什么我不该把牧师和威士忌、修女和饼干搭配在一起讲呢？我也不相信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①，不相信这个童话般的爱尔兰……我在伦敦做过女招待，做了两年：我看到过，有多少轻佻的姑娘……”

“我的孩子。”牧师轻声地说。

“……多少轻佻的姑娘被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打发到伦敦。什么圣徒之岛^②！”

“我的孩子！”

“在家乡牧师也这样叫我：我的孩子……他骑自行车跑很远的路来给我们做弥撒。但

① 古代爱尔兰的别称，加点的字原文为凯尔特语。

② 即爱尔兰。

是，他也没有办法阻止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出口它最珍贵的东西：它的孩子们。您到康尼马拉去一下吧，神父，好大一片美丽的风光，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点人，您肯定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也许您会在我们那儿做一次弥撒，那时，您还会在星期天看到我虔诚地跪在教堂里。”

“但您是不信仰上帝的。”

“不过，您想，我能忍心让我的父母伤心，不去教堂吗？‘我们的好姑娘都是虔诚的，虔诚才是好孩子。’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祖母会吻着我祝福说：‘要保持你这样的虔诚，我的好孩子！’……您知道我祖母有多少个孙儿孙女吗？”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牧师轻声地说。

香烟头闪亮了，又可以看到几秒钟那线条分明的身影。

“我的祖母有三十六个孙儿孙女，三十六个；她本来有过三十八个：一个在保卫英国领空的战斗中被击落，另一个和一艘英国潜水艇一起沉入海底喂了鱼——还活着三十六个：二十个在爱尔兰，其他那些……”

“有一些国家，”牧师轻声地说道，“对外出口卫生和自杀的想法，此外还有原子炮、机关枪、汽车……”

“噢，我知道，”柔和而清晰的姑娘嗓音说，“这些我知道。我自己就有一个做牧师的哥哥和两个堂兄，他们是整个家族中唯一有汽车的人。”

“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稍微睡一会儿，夜安，神父，夜安。”

点燃的香烟飞越过甲板上的栏杆；暗绿色的被囊紧紧裹住了瘦削的双肩：牧师的头像连连摇头似的晃来晃去，大概这也是轮船行进的旋律带动了头的缘故。

“我的孩子，”他又轻声说了一句，但没有得到回应。

他叹息着躺下身子，竖起大衣领，他在卷起的袖口上早就储备好了四根别针；这四根别针横串在第五根上，随着轮船的轻微震动晃荡着。轮船正在黑暗中向圣徒之岛驶去。

二 抵达（之二）

圣徒之岛仍隐藏在太阳前面的晨雾中，人立在西风中依然冷得打颤，不消一杯茶的工夫，太阳便冉冉升起了。在这个岛上居住着欧洲一个唯一的民族，它从未派出过占领军，自身却受过好几次掠夺——受过丹麦人、诺曼人、英国人的掠夺；它只派出过牧师、僧侣和传教士，他们绕着罕见的弯路穿越爱尔兰，把底比斯^①苦行僧的精神带回欧洲；早在数千年前，它远在中心地带之外，作为地球的一个偏角深深戳进大西洋里，当时欧洲火热的的心脏就位于此地……

我看到了如此之多灰绿色的旅行睡袋紧裹住一双双削瘦的肩膀，如此之多线条分明的身

^① 希腊地名。

影，在一些牧师竖起的衣领上，作为储备而横挂着的保险别针上，吊了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的别针，正在轻轻晃动……憔悴的面孔，熬夜的眼睛，在衣物筐里吸着奶瓶的婴儿，做父亲的在酒柜前枉费心地纠缠着要喝啤酒。朝阳慢慢从晨雾中把白色的房子映了出来，一束探照灯的红白光线朝轮船扫过来，轮船喘息着缓缓地驶进了邓莱里港^①。海鸥迎接着轮船，都柏林灰暗的轮廓现出来了，又消失了。教堂、纪念碑、船坞、一座大煤气库。犹豫不决的烟云从一些烟囱飘起。是早餐的时间了，不过仅仅是对少数人而言。因为爱尔兰还在睡觉。只有行李搬运工在码头上揉着眼睛中的睡意，出租汽车司机在晨风中打哆嗦。爱尔兰的眼泪问候着故乡以及归乡的人。呼唤着的名字像球一样滚过来滚过去。

我疲惫地下了船，钻进火车里，几分钟后又从火车上走出来，进入庞大而昏暗的米斯特兰大街火车站，从那里走上大街。这时，我恰巧看到一个少妇从一所黑房子的窗台上把一个桔黄色牛奶瓶拿进屋子里。她向我微笑，我也

^① 都柏林附近一港口，即金斯敦。